


集部

# 赤城集卷九

宋 林表民 編

## 郭孝子祠堂記

吳子良

自唐末入五代兵及沸海寓臣乘君強陵弱盜名字叢起士一身而事數姓恬弗恤也斯時也天地幾易位人之類幾覆滅矣我太祖皇帝奮英畧削僭叛至我太宗皇帝而天下平於是宋興三十載詔諸道采孝行者以

聞而黃巖郭孝子與被旌獎焉嗚呼可謂知本矣無四端無以為人無五常無以為國四端以仁統而孝仁之本也五常以君臣立而父子君臣之本也今夫理杳微一動一靜而成氣氣蒙密一感一應而成形有視有聽有作有止有好有惡有戴有履是孰使之然哉眡聽而能有則作止而能有常戴履而能有儀是孰使之然哉凡皆父母所以遺我也況於達天人之與體道德之全豈子之能能之者父母也故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愛其

身遺其父母是不愛其身者也不愛其身者繆善惡之分滕逆順之辨紊髙下之倫於仁何有於君臣何有故五代之亂坐此我宋所以續民命旌奬此而已嗚呼可謂知本矣夫此吾心也吾性也心謂之本心性謂之常性豈以旌奬而存以不旌奬而止也然而必旌奬者君上無待旌奬者人子郭氏自被旌奬以來二百五十餘年矣今孝子之祠僅存而門圯臺毁長吏過不問七世孫孝廉孝溥孝榮孝恭自出力崇飭門臺而葺祠宇予

同年友李君從其里人也為請記夫長吏過不問而孫與里人任其責此豈有所待者哉葺祠宇承其祖被旌獎之至行崇門臺表先朝旌獎其祖之盛典孝也亦忠也人謂孝廉兄弟知有祖李君知有母用充其本心常性而并知有君矣雖然先朝旌獎之長吏對揚欽奉之可也過不問不可也余故記此為無待旌奬者勸又以必旌奬者勸焉孝子名琮事具國史修撰杜公記之詳矣茲不著

臨海縣城隍廟記　　王子輿

夫五等之祭祀有三代之簡書或相越以為淫苟不舉而授削潔誠徼福用庇元元即山城隍率其常也子輿雍熙初載吏斯邑仲春二月祭斯廟因詰有司曰邑居郡城廟從何得唯稱靈應勉而行之俄命祝以致詞遂捉环而占兆數四不叶左右聳然余曉之曰兆或吉焉神斯濫矣始疑廟非廟肯謂神乃神噫冥昧之理今古難之我先師夫子秘而不言矧後人哉猶是春秋祀事

躬親焉朔望告奠吏攝焉越明年自春徂夏爍石流金離離旱苗燋灼迨盡雖犛望奔走曾無膚寸之陰霢霂之潤凡在有位若無所容遂率同寮禱而盟曰廟既隳人之恥也歲苟罪神之羞也幸雨如繩注則廟必鼎新未數日而有徵不崇朝而告足萬井之懽聲雷動四郊之美稼雲興遂命良工廣其舊址揮斤運斧日就月將基構克成輪奐具美因敢録幽贊之驗序必葺之源未頃新令尹清河張公濬至止公在泗上司刑彈糾歷兩

任殆十周星紀朝野具聞廉幹正直故遷是邑與余授代舉良能也予明日遂行因託張公顧樹其祠聊用直書實諸屋壁庶幾乎後爲繼者請禱無惑焉

重修僊居城隍廟記　　俞建

唐詔州縣霖雨以酒醢禜城門報用特牲實與社稷等祀然社稷以壇而城獨禜後人因屋之有自矣僊居巖壑秀絶異時文獻甲一方扶輿磅礴厥有陰相而城隍廟貌獨陋舊据縣城紹興辛未徙東城門外久焉摧落

榛莽孤守僅立歲時耆老合饗露立庭下風雨不芘爲
神羞令去來祈報徹即邏謾弗驚省嘉泰改元縣尹林
君祇事款謁心惕弗寧顧念力未遑暇既而拊摩呵嘘
爬梳剔抉編浮濫搜漏隙以家賕官㦸㦸有紀越明年
邑大治豐穰薦臻公私裕贍迺捐帑庀材峙糧鳩工陶
甓斵墁類進秩舉經始勾龍棄之墠壝次學官次先賢
堂次神守賓館旁及官舍井井創葺悉登厥初周視城
隍宫隅獨廹壓居隘不容磋舉百緍劚地益之袤四十

尺廣加三之一抑重煩擾毫髮不以屬吏邑老陳康受命董役工徒百需率賦市直醻給民不與知屛以崇閎翼以脩廡層垣繚匝清泚映帶巒屛對列溪流左旋輪奐翬飛丹雘綵發為屋楹十有三修容有室藏事有所宏麗靖深觀者合詞起敬歎肇役於中冬既望再閱月訖工尹齋宿具犧牲率邑父老落其下神人胥懌既胙囑建識顛末建觀令士大夫趨趄銅墨旁緣他岐避弗獲一堕煩詈上下交謫旦暮捄過不給尚遑他恤藉令

盤錯孔裕徒或飭厨傳亭榭以悦目市啄誇詡釣聲譽疇能為民水旱癘疫地以從事幽隱寘漠閒令尹以廉恪簡靖近民以精明䏜給集事俗無駭政邑無遺功而又致力於神以貽民休顧不韙哉令而後吏得以展敬揭虔徼福於神而無愧神亦將宣靈布龢加惠於民而無斁尹遺愛斯邑綿數十百禩而無窮一舉而三善具是可無書尹名岳字宗山四明人

三台祠記

陳貴謙

台州有山曰天台隆崇盤礴葢東吴巨鎮自晉以来推爲台嶽凡山之高大而靈者稱嶽五嶽特其著者他如吴嶽霍嶽見於經傳尚多台山名嶽固宜州既以嶽命氏道家者流捜括靈秘以台嶽上應台星故嶽以星得名通九州分埜言之台固自爲牛斗分然余觀張衡靈憲論以爲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又史志所載五星自配海嶽今以東吴隆崇盤礴之鎮上應太微淵燿光明之星理亦宜然若乃三台在天

和陰陽理萬物此則不待圖諜而知者世惟見兩漢諸臣驗以推明休咎其在周官大宗伯標燎祀司中司命鄭氏釋以司中為三台聖王祭祀其尊尚矣數天之下皆得瞻英躔以徼景貺固非一郡獨得而享然齊國祀岱晉國望梁此周制所謂諸侯祭境内山川漢郡國立靈星祠今樂郊吉壤作鎮既固上稽乾象名比義協於以揭虔妥靈為民祈福侈此邦照臨之賜亦理所應有耳然此偶失不圖或嘗議而不果至嘉定九年歲在丙

子知州事康侯仲頴叅酌舊典遂即天慶觀度址而祠馬發郡帑及屬邑公錢鄉士大夫相帥出力來助故役成而民不知朱門洞開紫殿竦峙霓旌絳節繪在兩廡泰符正中華熾熾而來下侯既祇帥官吏涓吉薦獻者雜驩呼奔走瞻敬者塡溢郛郭在昔丹丘置郡於海濵廣斥六龍時巡服在畿甸鴻疇倫魁項背相望台星實相之也今侯又能作新祠宇煇燿六符之光與匿峯倒景相為發揮神理感通靈心顧享是歳雨暘式序秔稌

具豐休應之不可誣如此自今以往發祥隤祉使異才輩出大有歳書拱輔京邑屹為盛藩泰符之貺寧有既邪咸願刻詞樂石以著攸始貴謙以前史官之屬奉冲佑香火乃拜手而作詩曰坤元上承台嶽峻極乾文下臨台符昭飾宣精作鎮實維感通比類既從營兹新宫欝勃嶙峋正殿洪敞六星煕㷔相比兩兩仰瞻星次戴魁承樞嶽在巽隅翊皇之都明明天子百神受職泰階時平風五雨十台甸煕煕蠲除凶菑農有豐年士多成

材孰委兹社台符所錫孰肇兹祀康侯是力凡是台人世世肅祗既祗於神亦侯之思

宋郭孝子碑　　杜範

表孝行廬自唐始此古明王誼辟因人心以厲風俗焉者也宋興三十載削平僭亂四方無虞若稽舊典修崇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令轉運使採訪以聞至道二年台州黄巖仁風鄉士庶陳贊等四十餘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琮年七十四

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勤奉甘㫖寅夕不懈逺妻子寢處
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之
數以七十餘萬計甘於勤勞用祝母壽張氏今已一百
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尚強里黨異之縣以聞於郡郡聞
於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
良久遂奏於朝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閭復
其利役嗚呼以一匹夫閭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
勞部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燿使窮閻陋居突兀

改觀邑人仰首瞻敬稱歎唶唶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年時久制墮地蹙宮庳門不能丈僅留片石過者愴然幸其祠尚存其像猶舊七世裔孫孝廉偕其季孝溥孝榮孝恭輸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修舊章鄉之士友屬予為之記或者曰古人孝行著於詩書皆可覆視未聞疲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齡者郭君之孝亦異乎古聖賢所謂孝矣予應之曰人性之孝得之於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而此性之真未嘗異也

世之痼於質而氣暴韋於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養而遺之憂者往往而爾如郭君者非得於父師之教訓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凡可以壽其親者固將無所不為此念一存天地鬼神昭鑒森列感通之道豈不在兹夫孝心為上禮次之使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畧其禮豈以詩書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祠巽然其像儼然人之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顏之意亦可以消暴厲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

有關於風教豈不大哉遂為之記

## 石藤石稜二夫人廟記

林師𦵏

石藤石稜二夫人者婺東陽杜氏之二女也杜氏家鬻湯餅一日夫婦繼卒二女方笄厨人挑之于時隋大業末綱常墮廢淫奔無媿二女獨潔廉自守憤厨人相與殺之亡命入山遁於永嘉郡臨海縣孟谿之谷采薇蕨茹芝菌無幾阬流暴漲姊溺妹援遂相與死唐武德間以臨海置台州統五縣臨海唐興黄巖樂安寧海是也

孟谿屬樂安上元二年改樂安曰永安而遷治孟谿天寶初鍾離君令永安聞縣治曰孟谿則曰嘻其異矣疇昔之夜予寓長安邸夢二神女鳳冠綃帔環珮珊然揖予曰若舉必第後且莅吾邑永安孟溪是吾居也囑予識之今果不謬獨未知二神女者為何乃詢耆老始聞杜氏二女之說鍾離君高其節遣鄉人蹤跡之至三坑口則見二枯骸如雪罣藤石之上欲即而視之道隘阻斧藤流血斲石石亦流血及舉其骸關節鉤連金堅玉

潤鏗然有聲咸歎所未睹因拾以還中道遇樵父曰斯
石藤石稜二夫人鑠子骨也夫人生為烈女死為正神
守此山谷若曹宜敬之語畢忽不見歸具道所以然鍾
離君尤嗟異以其骨塑二神女祠三坑口稱石藤石稜
二夫人之廟由樵夫言也按圖經孟谿山周迴二百里
阬五皆有龍篠曰馬藤二夫人溺於是曰桂曰孟盌曰
老公曰山其流會於祠下派為三十六堰溉田五萬餘
畒其興雲致雨北漸天台西浹婺女所利葢溥皇宋景

德四年詔改永安曰僊居令郭君易直以是年禱雨入山道險商略徙廟既度材卜阯未吉山麓之民有馬直者夢夫人謂曰得而居置吾廟當相酬直翌日入阬治堰見二魚跳躍不已捕魚而得金釵因念所夢俱不敢匿以陳諸邑令未之信一夕驟雨阬流坌溢悉漂廟材至直之廬而止令以直言有證遂決遷廟即今廟址是已宣龢閒呂寇弄兵民相保聚於斯谷寇至雲霧驟瞑望草木或為兵巔崖烱若旗幟然寇懼終不敢入賴生

全者以萬數至於水旱疾疫有禱無不應邑宰自密學
陳公襄都講劉公老樞密郭公三益司業鄭公南皆有
詩紀其實遭冦火石殘刻剥不可省惟密學皇祐間馬
篠謝雨篇有靈泉汲坎窞偃仗下嶙峋之句其碑尚存
斯廟歲月綿遠時代遷革碑志斷裂可覽者十無二三
在昔之為祀典與否難復推考而今朝典祀不録豈非
闕遺比緣春夏不雨徧走羣祠禱焉莫荅暨一謁祠下
晴空忽雲而甘霔踵至深可敬異因訪故老勘斷碑得

先後靈應事跡為詳將聞諸朝請號丐封以答神貺而及爪有日遂不果故書以俟將來

義靈廟碑　　　　朱熹

慶元元年春正月敕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閣滕侯之祠為義靈廟州人老稚聞是命下驚喜讙呼奔走迎拜導至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榜金朱焜煌揭於門楣庸侈上賜而其耆艾學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庭相與言曰往歲盜起幫原連陷六州戎毒所

加民無嗟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不絕以至於今者滕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久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事既修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蓋嘗肆為妄説强祔其祖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偽以控於朝而報絀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撰其事熹以衰朽欲謝不

能而復自念往使浙東留台最久固已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瞻又因鄞縣主簿趙生師邪踵門以請則為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為日記及故禮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閧亂之初闔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知所為謀欲遁去他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方司戶曹事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

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急下令發夫守險增埤濬隍除罷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栅為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既而山民吕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郛凡所存活以十萬計參伍其說一無異詞是則侯之為烈彰彰明矣獨稽史籍則

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為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迺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即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俟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冠退解圍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葢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麈策書而俟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閹尹擅兵賊臣柄國之所為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向非台之文獻有

足徵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怠則亦何所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强敵乘勝焱銳之鋒勲績尤盛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槀於是書葢嘗受詔參筆削矣是以因書此碑而并覈其真僞如此不惟少塞台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遷徙今在城西北隅永慶寺東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

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吕君祖儉謀為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

韋溪先生祠堂記　　鄭公鯉

寶祐乙夘春同舍郎方一新葺迺祖韋溪先生祠堂以書來告曰生民尊祖禮無貴賤反本始也然親有盡而報有終在禮小宗之制由禰而上至高祖四世而親盡矣四世親盡易世則祧祧主既藏不與祫事報有終也

孝子慈孫反始一念或有不能安抑嘗深感歷代儒先
宗主道術修明孔氏之業而不失其傳者各隨名跡所
在建置祠宇春秋舍菜以詔將來永維我祖顯顯垂裕
若使追養繼世過祧則止反有媿承學之士綿綿相續
舍菜先師我心則怛謂報有終其可乎一新不肖忝承
祖禰寅念先祖以經學鳴世在紹興間蔚為諸儒領袖
學者尊之號曰韋溪先生欲俾來裔瞻望厥祖彌遠彌
光迺即韋溪遺址修葺祠宇反始之義永永無極惟君

久在辟雍習聞諸先生緒論舊矣願為記之公鯉竊念先生之學其時郎中張公布待制黄公宜受業於門親見而知之者故其言哀悼思永真得其的黄公云黨禁三家後潛心自六經三家則蜀學洛學荆學也三家操尚雖殊守正則一自紹聖奸臣執政發其私憤盡謫三家入元祐黨禁專尚王氏學用以取士謂之新學士趨私尚以釣爵位謂之時官士習既變士氣亦靡至建炎紹興中興之初而餘風未殄惟先生志益固守益堅潛

心六經卓然屹立於衆醉獨醒之中遂為東南學者表
正之師黄公發潛至矣洞見淵源張公云佛老韓攘斥
文章孔性天此皆親炙函丈精得心傳嚴於衛道以開
後學者也先生遺像家藏日遠二公遺語傳頌日新且
古者鄉校釋菜先師猶永不忘而况子孫繼承遺緒其
可忘之乎爰葺祠宇以奉世祀宜也咸謂先生堅凝正
守與世寡諧坎壈一官老死不行其志以是為恨然心
傳道統學為儒宗羣弟子接迹咸顯則先生濟時行道

之用又豈終泯哉姓名言行登載縣志昭然可攷茲故不詳迺若四世神主合於韋溪祠宇以為子孫訓者則自有永式云

赤城集卷九

赤城集卷十

宋 林表民 編

## 浙東提舉葉侯生祠記

王象祖

紹定二年台郡夏旱秋潦九月乙丑朔復雨丙寅加驟丁卯天台仙居水自西來海自南溢俱會於城下防者不戒襲朝天門大翻栝蒼門城以入雜決崇龢門側城而出平地高丈有七尺死人民踰二萬凡物之蔽江塞

港入於海者三日癸酉前邦君今本路倉使葉公聞變馳來朝廷以公得台民心因命澹天災以續民命至則陵谷反易城市為沙礫之墟亡者疊膚存者改形為之大戚遄賂貪夫以收遺骸募卒伍以出途巷嚴冥録以靖宄妖籍戶口頒錢米助修築弛徵榷閣租賦以請命求利害以盡人言問疾苦以通下情日以所見奏所未聞且乞大賜予以造一邦會趙守得祠併以郡屬公事顓言益切先民而慮後民而發亟請不倦得旨征榷予

一年凡官錢皆如之秋租減其七明年夏賦損其半須錢米以賑邺城築者合緡斛幾百萬初倉廪蕩於波濤遺禾腐於泥潦人心惶怖公移粟於近告糴於遠勸商賈通有無憂在不繼及聖澤溥博憂在奉行内選郡僚外求寓公寓公各自擇其鄉之堪其事者并書吏省文書災傷以輕重為差州郭重於諸縣臨海重於天台仙居天台仙居重於寧海黄巖重者數倍輕者必稱必均各競於善而惠無不實日有粥月有給疾病有藥死亡

有棺瘞惸獨孩幼者有養始於季秋畢於季夏台郡無前閘也水先壞門遂加堅為深結深為洞門三其限以受版石穴其防以為限多門多鎛水多衝栝蒼故塞栝蒼門栝蒼無鎛水必犇豐泰併塞豐泰門患江之齧外為長堤以護城足患水之衝内為髙臺以助城力城崇舊二尺厚舊三尺埋深以固址閛疊以廣基罷利材良土寮工練展民居除惡壤暮穴其築以受水詰朝水不耗方止築三分其城新築者一補築者一餘環而髙厚

甓甓之如一也矗然偉冠可並邉城又通利河渠疏整溝閘堅闢裏城修郡庠復賔館新浮梁廣養濟作雄樓於臺上以壓江勢存民立邦盡能事矣而志慮已周猶懼未徧民情大慼尚憂不滿哀矜惻怛常若不足此情此念天實臨之邦人豈無人心哉歲既告登功又告成起妙勝院之廢而闢其堂肖公德容飲食必祝焉妙勝朝天門之通衢也於水之入表功之成也嗟夫天豈無變賴其生賢天將示變必先用賢先水一年民德公甚

聞水之日公急民憂天意人謀豈蹔合哉變之方毅除骸盡五日之令催科立一月之期苛暴不念其昏墊而殘羸慰安者恃公一身爾事之未定疫亡枕藉蠶麥大荒訛言足以興擾敓而彊梁安息者感公一心爾茫茫垂盡駸駸甦醒匪身奚子匪子奚孫身不可忘子孫尚可忘乎又有大者水患自慶歷至今幾二百年而再見天無數則已天果有數則公之為利於後者豈止今哉慶歷之築至龢始定宣龢方冦之變其徒顛沛於此城

者至餘之築也聖人不畏多難公之為備於後者豈止
水哉齊桓存亡風有木瓜魯僖復宇頌存閟宫豈功威
心感嘆不足不足心聲之成音也公名棠字次魏偲游
人乾道丞相正簡公之孫歌曰天生賢哲兮扶災扶危
湫湫千里兮誰具患來存亡續絶兮父母提攜何以報
之兮卜此𢭏提巾山崇崇公名兮穹隆西江溶溶公壽
兮無窮昔元章簡公兮慶歷當此公聿似之歸輔天子
公皇祖正簡公兮乾道秉政公其繩之再顯紹定自今

歲時兮公顏必紅一笑語人兮台民報功報功永存台民子孫子孫有知視此豊碑

蒼山廟記　宋誠

蒼山在州西纔十五里水陸之途通焉連屬之勢亘于西南隱隱崇崇臻此而止自郡城暨于山嘉樹脩竹映夾道側聯聯不絶如在翠帳間行游是山若造非常之境羣峯疊秀烟樹羅碧清猿好鳥呌嘯其間實神僊之所居信東嶽之佐命山之南又有澄潭周環百餘步

空闊沉碧逗而不窮旁倚峻巖穴通溟漲峭壁削以直聳清泉貫潭承其泉而龍是宅每天將晦必雲物鬱乎其上或清旭晚照輝映相鮮嵐障十里水光一帶烟靄蒙冪如列畫屏峻彼西郊作鎮茲土會昌四年冬梁國喬公自尚書郎來守是邦每景物澄霽升高而望茲山覺峰巒之有異公曰是山也得不司於吾土乎明年夏將旱公懼歲之不登憂民之歎食雖土龍徙市啓千百神曾未果應公曰余為之長郡之旱民之灾是亦警余

之或未勤乃召易者而筮之得山澤損之卦筮者曰艮上兌下為損損而後益乃豐歲之象艮為山兌為澤為西方雲澤之氣果應為西得不為蒼山之兆乎公遂躬禱是山請以民之災災已誠告明明山不閟靈車未及旋索澤如懸槁苗亘青若雲布川是歲果登乃自茲山厥後陰陽其或乖度俾吏致告靡不響荅公又曰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水旱者民之災也是山果能興布雲澤救民之災得不廟而祀歟遂命工人爰構廟室于山

之陽六年春三月廟告成乃戶乃堂飛軒翼張粉繢糊
頳東西其廊像設無諱咸容肅莊儼若舊制侯公而昌
秋七月公大備牲牢羅絲竹于廟庭之下躬自薦拜以
荅神祉因命鄉貢進士廣平宋誠記其事以誌於廟乃
重為賛曰懿彼蒼山吐納陰氣興隆雲澤救民之瘠實
自我公誠明期至以虔以禱引過歸巳玄鑒周明布膏
于地歲既豐盈惟公之致爰立廟堂示民以依春秋薦
拜水旱云祈有舉無廢在禮而知靡煩靡瀆無逾我儀

臨海縣靈康廟碑

石公孺

建炎三年冬金人陷錢塘會稽守外附游騎侵鄞於是浙東之門不啓明年春鄞潰臨海介于兩郡之間封畛相隙居人震恐逃散山谷時管内安撫使鼂公統州事甫浹旬乃召父老之習事者與夫土豪之驍勇者升堂宴犒宣示祖宗累世恵安之意諮訪險易及其備豫詞情慷慨聞者感涕賈勇百倍人自戰守鎧仗犀利武藝精敏絶壁巨塹如在天上公曰人事至矣不禋於神神

弗福也嘗聞東晉苻秦之敗逺視八公山草木皆成人形聞風聲鶴唳皆如晉師之至神所助也天台神僊所宅是烏得無靈響哉郡人相與言曰宣和辛丑之盜陳師城下絜其牲酒造靈順之祠祈焉卜偕不吉乃焚其廟詰朝蕁食盡鋭攻北城仰顧守陴者皆冠劔偉人光景駭異俄有飛矢中其酋領羣盜解去一郡以安曾不踰時新廟告成詔加顯佑之號神之功也公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公乃齋戒備禮而禱之夜夢神人具

袞冕通刺請謁且言闔境無虞之意公異之以邦人之必信也宣示於衆故逃者復還散者復集千里晏然恃以無恐及大駕廵幸永嘉公復虔禱焉而波臣受職神舟順濟自冬迄春無傾戟遺鏃之患金人退師矣天子嘉之比大駕北還賜公對良久天語溫厚慰撫周悉進公直顯謨閣而王亦加廣惠之號報靈貺也既而夏苦旱暵秋復霖潦公至誠惻怛每為之請禱禱之未嘗不旋踵而應由是穡事告成人知樂業矣一日郡人謂公

孺曰敵騎憑陵深入明越衣冠士庶戕殺殆盡而吾人
安於袵席颶風怒號駭浪磅礴魚龍出沒百怪呈露而
吾天子揚飊往來如出軌道夏秋水旱米若珠琲一穀
不登將隳溝壑而吾邦倉庾告盈是三者公之惠也神
之賜也有一於此猶當大書之况兼盡其美而喋無一
辭何以侈大天子之襃寵乎於是公孺稽首為之序次
曰惟王趙氏諱炳字公阿東陽人後漢與閩人徐登遇
於烏傷谿上各試其術以療疾登死東入章安或挾昂

升屋而爨或張蓋絶流而渡遠近服其神遺章安令之害見於方術傳郡人俎豆之立祠白鶴山下元豐中始建靈康廟額俄封仁濟侯顯仁公靈順王宣和中加號顯佑今天子復加廣惠凡三號焉歷代血食今千載矣先是郡大饑有諸閩廣告其賈客曰吾趙氏台之富人也台貴糴倘運而往將捆載而歸台吾宅也不閲旬海舶麇至訪趙氏乃王也元章簡公刺州事未之信夏旱甚禱於祠而鑰之約曰三日不雨則毀廟五日不雨毀

像登舟風雨遝集高下告足公謁焉洪光寺曳殿材阻
隘不得進其徒禱之谿谷暴溢一夕自至紿聖中增修
祠宇工人度材未施斤斧忽空中有若引鋸者郡守檻
其木於屋壁其靈響槩如此公孺嘗謂昔之詳以事神
者備犧牲嚴謡幣求於杳冥之間荒唐恍惚疑不可得
及積誠之感假則若鑑之取水燧之取火俄頃而有合
耿恭拜井而溢裴行儉致水泉之異信不誣也世之名
山大川聖賢遺烈尚多有之武闕升

其堂戸重足股慄稍近褻易必致禍責而王之視此民也有若赤子仁而不怒人之事神有若父母愛而益恭故動息出入飲食疾痛每祈焉吉凶悔吝不待布著灼龜而後信也有能使人遷善遠辠以輔朝廷風化之美顧不韙哉然王能使後世事之如生而不能捄一日之患能全五邑之生聚而不保其像設豈不以人之所利為先已之所謂化而不忘者邪鼂公名公為字子莫濟北鼎族元祐文伯龍閣之嗣公以文章翰墨名世而能精於

致治成民而事神靈貺昭明合若符契是宜書之傳無

窮也白鶴山勢奇偉真一郡之勝水浮陸轉將事絡

繹簫鼓之聲不絶永康故有廟奉嘗不減臨海而行

宫所及徧於遠邇矣故作詩系之俾歌以薦獻云山

嶄絶兮蒼蒼江水深兮湯湯儼閟宇兮山陽古帝命

兮靈康感清夢於良宵距强敵兮保疆衛神舟兮滄溟

斥蛟龍兮蟄藏雨暘適兮黍稌盈生繁祉兮安且寧捧

玉書兮下西清加顯號兮昭王靈椒有馨兮橘柚垂羌

迎神兮江之湄神之往兮鶴與飛神之來兮鶴旋歸管嘒嘒兮鼓鼕鼕自今以始兮歳其豐報神貺兮歌蠹公惠此土兮無終窮

後梁宣帝祠記

王藝

余宦遊寧川寧川地廣山連栝蒼水通閩中得無名山大川神靈聖迹者乎詢諸父老則龍湫有九獨王溪刋石備陳本末次及梁王砮祀凡至亢旱天不我雨邑令率其民吏躬祭祠下誠心祈禱未嘗不應時雨降神之

靈神之聖可謂至矣稽諸祀典桐栢之山龍潭三所畧
而不詳俚傳無據求之史籍梁昭明太子有子五人曰
歡曰譽曰詧曰警曰鑒帝昭明第三子也昭明薨梁武
帝欲立歡為太子以國難未平不可以傳少主乃封昭
明諸子悉以為王圖慰其心詧遂進位岳陽王為會稽
太守詧以兄弟不得嗣居常不平又以梁武朝多秕政
有敗亡之漸乃蓄積貨貨招致賔客歸附者數千人大
同中除雍州刺史梁元帝調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

張續構譽與詧於元帝譽惡張續之譏而拒命元帝遣
世子方等王僧辯杜幼安討譽譽軍敗尅湘州斬譽詧
聞而大怒舉兵伐江寧稱藩西魏魏因以封之是為梁
王詧會魏軍於襄陽援廣平斬杜巚岸等并其母妻子
女盡誅諸杜宗族幼弱皆下蠶室發其墳墓燒其骸骨
灰而揚之并以為漆髑葢復尅譽之讎及建業平杜崱
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髑之酷元帝不之罪及魏
軍攻元帝元帝臨陣督戰元帝見執如王之營甚見詰

辱王遣傅準進士囊害元帝魏乃立詧國號後梁建元
大定北齊遣上黨王高渙送蕭明來主梁嗣陳覇先殺
王僧辯黜蕭明而奉恭帝詧以不用尹德毅之言而失
襄陽之地恥其不振常懐憂憤著愍時賦以見其志八
年病背疽而殂謚曰宣帝世傅帝避侯景之難隱於此
地元帝已平侯景元帝後復見執於帝知帝非為侯景
所逐余疑其為政㑹稽有德及物人為祠之迄今恵澤
其施博哉去世既遠未可輕論唐武德中旁興大剎日

曰資福我宋大中祥符始賜崇福之號景祐中邑令袁熙載字良輔謂帝性不茹葷不飲酒殺牲以祭不類余聞昭明身衣浣衣食不重肉未嘗聞帝不茹葷茍血食而代以素饌殆去饞羊之類歟謂不飲酒則亦可以去奠茅好禮者未然因民而有旱乾之憂當順人情以致時雨徒事變更善守者或誚予豈好辯因其同仕洎諸邑老強余再四故濫閱簡策拾諸蹤跡叙其事寧人得帝之跡仰帝之心固當益重餘俟好古博雅君子得究

其詳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舒　岳

天寶末安禄山反范陽陷兩京明皇流離於蜀宇内幾非唐有矣非有而卒復有益王與郭汾陽之功也王之功紀金劵藏太廟圖凌烟閣載諸史册霞雷烱照而金翠補寫也迨於今蓑童笠豎皆知有王云嗚呼然孰知寧海閭風寂寞之野有王之祠存焉按之史册求之圖志寶應初袁晁反台州盡有浙東地王遣其將張伯議

李皋討平之此土之民被王德立祠祀王廹於今火盜雨暘螟蝨疾厲有禳有祝焉嗚呼王之食於此土非忝也民之報王盡忠信矣乎且王嘗拔常山拔趙拔懷而與夫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皆附焉捍饒陽捍太原捍河陽以至於申光徐泗宋許兗鄆襄陽皆平焉然則王之功滿於河淮京洛之間平浙其細也戮晁則易也何獨此土之民被其德哉感之於平浙也懐之以戮晁也毋以小王乎嗚呼德之深淺不以其功之小大

也功之小大不以其惠之淺深也使是蔓不已寧能勿
為禄山耶則此土之民被其徳固無異於淮河京洛之
間也然廟始創歳月無文字可繹其幾廢幾興邪規製
像設服飾若野老踞居一室座下伏文獸其何根何證邪
屋有低塌風掀雨漉破壁四面見山星斗零落綻尾中
行遂貫穿祠後神露其背過者憫然惻怛也余聞王之
御軍行師號令明一麾幟壁壘氣色皆光焰不應憔悴
若是想夫功成身危程魚交毁徬徨慘澹其意態亦如

是乎歲比不登衆讙曰王病民乎民病王也於是富者以田產之高下出財貧者以口數之衆寡助力典其役者以財厚薄力小大取材始於淳祐六年正月而成於明年十月九日過者肅然驚異矣夫圖牒之所載忠豪之遺蹟此以教長民者所當興奮也而鄉人之為是也孰糾而孰率之王之德於此土也深又能神而明之故合而成焉者出於忠信也嗚呼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淩烟閣今其物為飛花為聚沫烟空月寒故迹何在

曾不如豚蹄斗酒之肅愨也其被於河淮京洛之間者今且數經兵燹鞠為丘墟蓬蒿皆長大成林藪未必有數椽焉簡潔可依也然則廟之存於此土豈不幸歟嗚呼王之功崇烈偉夫豈係於廟之有無哉然廟之有無民之忠信厚薄覩焉鄉人所以盡其情也然則廟之新於今豈不韙歟王之名氏不待書也當時與郭令公齊名者誰歟

董將軍廟記　　林師點

郡之東湖南百步有廟歸然抵城按圖經云唐浙東觀察使董將軍祠也世傳吳越錢氏有國時立名在祀典歲久屢圮葺於邦人至淳熙六年父老始請於州即其舊址東嚮易而新之廟故有石記尾獨載朝奉大夫知軍州李春卿立其置廟之因與所置之人若年月皆逸而不傳師黙嘗考於圖記訪於耆舊則神有靈德且懼其將就晦沒遂以合載於文使得以著於不朽焉按皇宋熙寧中始開東湖欲毀其廟時衙校左艮王者實監

其役良玉無子其妻一夕夢神告曰能存吾廟當以判官為汝子妻寤以語良玉廟遂不毀未幾果得子狀肖廟之判官是子幼年頭有瘡疾久之不愈家人往廟禱焉見屋漏滴損判官之首亟修之而兒瘡立愈大觀二年登進士第官至湖州別駕名譽字與言即其子也暨淳熙間郡饑甚有閩商支太華泛米海外俄見一人身衣白衫方巾皂履美貌長髯語言異常引船相揖曰吾台州董主人也家東湖上門植雙檜台米價昂特來

相招因命於船內取酒一小壺分斟與支商以下遍飲飲盡醉未入台港將次州約曰吾先往議價汝抵岸當來言訖船忽不見商至尋訪東湖竟無所謂董主人者有一老父語此但有董將軍爾引與偕往見廟前二檣入覩其像乃嚮之招船人也羣商相視驚異且祭羅拜感泣而去聲傳別境客來競湊舳艫相銜邦人乃粒緊神之力也夫有惠濟民者宜饗有靈應物者宜書神自吳越置祠而肆祀逮今是必嘗有功於民者而此二事

尤為靈異邦人德神之賜且恨未有以記之者師點既為之記又系之以詞使歌以祀神其詞曰神生而異歿有靈廟食此邦何英明人受其賜於冥冥是崇是信靡不承於粢春數與秋禜山果野蔌含新青牲酒肅戒羞潔馨酌獻雖微意益精湖光瀰瀰風泠泠惟神此宅嚴幽扃永濟我民年穀登報饗不匱千百齡

## 壽台樓賦

王象祖

倉使竇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舊栝蒼之

上仰考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長久爲民之意無窮也又明年紹定巳卯五月丁亥與賓彦落之郡人王象祖與焉賦曰倚天台之宅國兮聚神秀於山川環千岑而拱揖兮會三江之蜿蜒即長虹之霞采兮單蒼龍之雲烟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潰颶風作而南溢兮潢潦湊而西滙駭聞見於恍惚兮忙運棹於不戒襲其虚而頹其弊兮擣崇墉如灘瀨帝哀民而求其欲兮欲莫如舊之求今赤子而昔父母兮奪襁褓於横

流孰宜先而尚敏兮孰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内外兮合二急而交修修舊雉於加倍兮作新意於危樓嗟洪濤之懷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兮委天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千齡之不可保瞻昊天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星非上台之主壽兮亦豈不福乎此城揷穹蒼而上引兮光下屬而熒熒鎮流峙於高甲兮安反側於常經曩人物之顛錯兮今萬壑之順序昜陵谷之變遷兮有既平之水土道待人而後行兮天

亦可求其故處功成而不自足兮參泰階之軌度噫變化之難諶兮嘉剥復之有常娱賔彦於觴豆兮易勞佚於弛張放吾目於萬有兮收吾耳於宫商騈城陴之士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驚吾土之有此兮綴履舄之末光詠黄樓騷雅兮争日星之煒煌齊彭城於丹丘兮美哲人之相望匪登高之能賦兮鋪盛德於難陳彼此一時兮尚懐遠於蘇與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赤城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助教臣常循霞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坤

赤城集卷十一

宋　林表民　編

臨海縣泰安館記

石公孺

丹丘山嶺崇峻川流深永旁際滄海自會稽抵郡凡十置驛水陸相望東接鄞川南則直永嘉並閩越西南則道處婺達江南走湖湘行李往來疊跡屯軌絡繹不絶然郡抵天台幾百里中有驛曰小石聯延壯偉其來舊

矣道里既均從容就館各展其物無寇盜燥濕之患宣和辛丑蜂蟻嘯聚驛為煨燼客使經遊往往兼程以進時雨暴集無從託宿率皆寄跡民舍徒御驚擾里社不寧而又頃者昭慈聖獻神御之温祖宗神主復歸於廟皆寓土木旋即傾壞貢賦輸輓由此塗出行者無所居者先病如是十七寒暑矣紹興六年夏徽猷孫公來守此邦以博大之德行豈弟之化訪民所欲以廢驛請頗欲繕治而愛惜民力且未暇及又一年政成訟簡民氣

和樂千里之內謳謠載路至無一物失其所者公曰斯可矣冬十月㑹監盜抵法沒入居室相與建議議以克合乃撤而經營之邑令及尉協力從事逺邇懽呼觀瞻動色咨嗟歎美萬口同辭人不知役日未至且畢矣門堂廊廡下逮庖湢車馬之所無不畢備赤白晶熒頓還舊觀焉且以泰安揭其牓士大夫悅之請有述焉公孺曰嘗觀易之序卦有曰履而泰然後安夫行道之勞苦方祈寒暑雨之逼乃獲廬舍候館之適安而無遽泰而

能通其利顧不博哉昔晉文公俾圬人乃以時塓館室故能主盟諸侯單襄公假道於陳司里不授國無寄寓然後知陳之將亡唐大歷中邦畿之内必命御史以為之使其重如此何者成周之制建官為重賔至如歸此大小所以懷愛也今也復故於十七年之後因材之可取從人之所欲無妨農費財之事其亦合周官之制矣故紀其實

神秀樓記　　陳耆卿

天下事有整而忘有久而不置有大而故闇有細而新

葢繫其人爾淳熙二載丞相趙公忠定自太史守台

城堞素完中更鬱攸半不治樓亦隨之公至緩繕修急

撫養未幾里安其政而城之役始興城九門各有樓鼎

新者四而神秀獨南峙更雄麗焉乃集僚佐落成且

詩其事余記齒未亂見人人誦公詩以為公去幸詩存

詩存樓亦存也然詩存無盡而樓存有壞矣葢近一甲

子公之孫必愿以綸邸行侯事其政實似公遂新公樓

而賡公詩落成公律人曰侯之詩又似公矣而樓更雄麗於公侯去幸詩存詩可無盡而樓又可無壞也噫感哉按神秀語本與公獨指言山爾然有山之神秀有人物之神秀山之神秀一州之潤也人物之神秀四海之潤也公去台二十稔實秉大政定大策勲在宗社德在堪輿雖竟遂烟瘴以冥而終隨日月而耀葢四海共之矣夫一州固四海之細一樓又一州之細細而久可忘矣而民誦之不置焉又久宜故闇矣而侯治之復新焉

非繫其人歟則登今樓想昔景侯固百年不老公亦千古如在德侯愈甚則思公愈深誦公詩未休而誦侯詩又繼之矣是使此樓常新也誦之者愈不置也不論其細與久也信繫其人也否則崇臺傑閣穹亭危榭屋角拄河漢簷牙掛星斗非無雄麗過此樓者而存則嗟怨去則詆譏見其子孫則憤激若是者斃猶不可而況可久邪其能使誦之不置而與之常新耶予為此文非獨以書有功抑以風世之隳而無立志者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姜容

自鄭子産祈於四墉而城郭之祀尚矣鎮安廟者台州城祠也按郡志神屈氏禦災捍患功烈顯著皇朝屢加褒寵前守齊侯碩徇邦人之請哀神靈異轉而上聞綸命繼頒王爵加賁既新正殿增祔室創寢宫廟像顯設矣然地據大固山之東北面勢髙峭棟桷騰突氣象呈露之渾函蘊蓄之意於是議建閣以翼蔽之經始於癸未仲春之六日郡出緍粟倡於先衆輸財力和於後

日南至基斯築築斯架而齊侯庚節上會稽矣今守王侯挺始至謂兹役也久未就緒懼風剝雨摧將毁前功而重後費亟捐錢發廪架斯覆覆斯塈以甲申仲夏二日落成之為屋上下八楹左右十有八楹瓌麗宏敞稱其為神明之居扁曰景福夫聰明正直神之德也福善禍惡神之職也能秉是德專是職則人懷喜福懼禍之心始不敢肆其無忌憚之惡將力為善而不懈今閭以福名豈獨徼福於神哉葢自神宅於此凡雨暘之禱猶

鼓應枹冠攘之害如晛消雪時禬歲禳公祈私請無不倚以為命福是邦者至矣命名之義庸無紀實於前而祈恵於後乎然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人神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盡其職無相黷也然後幽明以順而神人以龢今神既有徳於台而二侯接武鎮臨政平訟理民安樂之所謂各盡其職交福此邦者也顧乃獨歸其福於神而因欲永其福於民視子産無愧矣自今而後邦人可不思所以體侯之意答神之貺力於善而

不懈也哉是歲中秋日記

台州城隍封誥

敕台州鎮安廟顯祐通應靈惠侯神生有奇質沒為貴神至今台嶺之人想見玉溪之蹟與母偕隱既著一時之令名於民有功宜應千載之命祀兹躋登於顯號以慰荅於輿言服我明恩振於靈施可特封顯祐通應靈惠昭貺侯奉敕如右牒到奉行乾道四年三月二十日下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蔣知政事俊卿

中書舍人邁

## 清平閣記

黄闇

客有楚釋塵俗游乎郡治彷徉四顧有閣翬飛上冠新亭下臨清池可以觀政可以燕賔可以賞心而娛情問其閣則曰郡侯黄公之所築也既成而名揭以清平取梁太守蕭洽宏稱為政之旨問其名則曰叅政賀公之所命也既命而書彩題棨棨龍鳳飛躍映帶雲楣問其書則曰戶侍錢公之所筆也游覽既周喟然嘆曰郡侯

之政見賞於賢士大夫如是歸而訪諸庠序則士者歌於學採之田里則農者歌於野熙熙油油萬口一舌麥秀之岐然桑葉之沃然多稼斯積京然坻然則又躍然而喜曰郡侯之政不惟賢士大夫詠之邦人皆誦之泮宮既飭取其餘材於臺於地民弗煩也財弗殫也美具而名益傳也台自吴為郡地饒海陸古者火畊水耨其民不過食魚稻業樵獵無他事也江左以來為政者或簡約或清廉或撫綏而安緝宏稱之在當時又具傑然

考之圖志風采可想見已宋興二百餘年車駕幸錢塘而台為之輔生齒日滋官府日冗江山風物古今十百循良輩出磊磊相望然斯民習沿之久逐末而忘本者衆被甲荷戈出没乎醝茗之塲紛如也胥吏持文書索租賦嚻號於細民之門者容或有之牒素號為繁矣黄公下車期年於兹約已以清與民以簡凡政之蠧民者一切務去凌者抑弱者扶法有所當宥則釋之而不疑刑有不得已則終持之以恕山澤之禁不敢弛不以矯

俗而人自遷於善軍國之須不敢後不以强民而人樂
輸於上雖吏多故環境内外曾無鷄鳴犬吠之驚吾又
知郡侯之政不惟邦人誦之上而朝列且將以不擾聞
邊陲向清國步向平登斯閣也挹清風之徐來瞰平波
之不興左顧君子右盼静鎮朋儔儷美豈直登玉霄上
參雲爲極目之榮觀而已哉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我
朝牧伯得人之慶予墨客卿之職也公名章字仲微伯
仲第一流人居朝者聳風烈治郡者藹聲名一門之懿

以併列之云

分繡閣記　　洪适

浙河以東層岡峭岑盤深複陸出會稽道天姥百有餘里財得夷曠之地十有五頃以為天台郡郡踐山作郛而餘麓及屹立之峯廢不可廬者亦十一二故官寺民區鮮鉅麗之所十數年中監州始有以員外置者僑寓城之巽隅距黄堂七百步而贏其職業之商讞僚類之謁請吏抱文書袂屬覓闌隘谿間舉不以為便乃徙慕

曹之舍爲今所居與正負相東西焉然規恢下窄縈奥
埃墨無復髙明塏爽之觀獨東偏有地斗大蘙榛委覽
蚓虵所潛前沿後仍指爲棄壤則薙剃輂治培基建閣
以夏四日課材閲月而斤斧論功其髙四尋衡袤廿有
七尺南北不及者九之一羣山縈環垂光獻狀可以分
繡名推去冗牘登臨領略則巖姿之四時烟霏雲采之
隱見咸與意會舉杯屬客則琴歌奕思恢乎其有樂地
閣之下對植美竹以清閟目其堂後穿小池可容荇藻

則又為舞猗之亭或曰人生天地間以百年為須臾況宦游弗常席甫煖而趣代今子來旬歲矣又如是而去何以兹閣為語之曰人能無以一生為寄則淈濯自强期與前英聨横能無以一官為不久則黽勉盡瘁必有以美其政予年少質下若乘鴈雙鳬雖去來無係於邦人然吾身朝夕於斯抑欲自適耳紹興十六年五月七日記後廿四年壻來嘉薛紹以左從事郎為郡推官得是閣而新之請易舊扁故又重刻此碑

# 玉霄亭柱記

尤袤

台州南西北三面逼山獨東望諸峯差遠雲烟空濛外際溟海蓬莱方丈想見其處舊有小亭在子城之上紹興丁卯南豐曾使君紘父攺創更名玉霄距今三十年摧敗傾攲茂業欲壓其下昔有茂林脩竹今皆剪伐錯為民淛圊羅列汚穢喧囂游者歎息余乃披剔蠲疏載芟載除四為繚墻以限外塗下建石柱上跨飛閣出亭之外又有六尺几楹楝榱桷之朽撓疊瓴級甓之闕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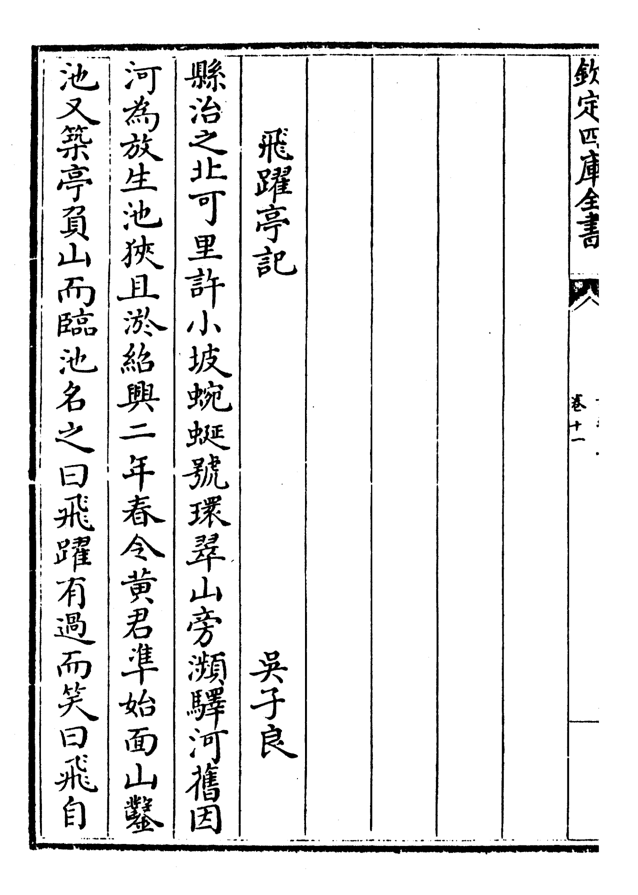
丹黄粉漆之侈剥皆易而新之方連周阹可倚可眺晨揖灝氣夕延素月山川城郭盡在几席之下凭欄四望疊嶂環繞手揮絲桐目送飛鴻飄飄乎如乗雲御風身在物表州之宴游於是為勝乃刻亭柱以紀

重建萬壑風煙亭記　　陳觀

漢置永寧跨温台二州今郡城屬蕩在其南天台在其北奇恠神秀崒嵂勝絶而郡適當二名山之間相距各百里不可以隄封自限也官舍負大固山佘舊聞有亭

曰萬壑風烟得登臨之勝暨來丞郡公退尋訪即斯亭
已供前人薪爨故基埋沒榛草矣乃芟薙鉏剔夷高增
卑累石甃磚敞為一堂基闢於新名承其舊於是俯仰
顧瞻連岡疊嶂羅列如翠屏一水自天台來與海潮相
為吐吞縈紆如縞帶復有恰幘二峯植立江濆如正人
君子冠佩特立而無所附麗真足舒眺望滌塵襟銷滯
思對越臨汝省此心有愧乎否也余嘗歎斯地雖僻在
海隅而高人逸士或隱於僧或託於僊尋花問雁採藥

闕



## 飛躍亭記

吳子良

縣治之北可里許小坡蜿蜒號環翠山旁瀕驛河舊因河為放生池狹且淤紹興二年春令黄君準始面山鑿池又築亭負山而臨池名之曰飛躍有過而笑曰飛自

飛也天何力焉躍自躍也淵何力焉天與淵無所用力

而人力烏乎施人力無所施而奚以亭爲君曰不然飛

自飛也躍自躍也天與淵固無所用力也而纓繳墜峻

銜鉤出深天與淵亦無所用力也充是類也以往物之

相靡擾擾無窮也則如之何是故天與淵無所用力而

寄力於人人豈他有所謂力哉豈有加於天與淵哉因

其飛而遂其飛因其躍而遂其躍充是類也以往物之

相忘相靡釋然休澹然忘悠然逝而已矣故曰好生之

德有好之者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有贊之者肆我皇宋循唐舊規所在縣州池用無廢生同一性性同一機溫乎谷風而跂棲倏焉飛浩乎平波而潛泳倏焉躍是非有以使之亦非無以使之孰為其天孰為其淵是為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吾莅茲邑上奉帝命其敢弗虔以宣厚恩以祝壽搬名亭適稱而又奚疑焉余聞而是之未幾君求記因著其問答語置亭中

## 岸幘亭記

沈震

建炎改元秋震自姑蘇跨海漲畧曹娥道出鄞江走玉溪登令君之亭讀其榜曰岸幘竊三復之不領以問令君令君矍然曰夫主簿王滲之為此也他日以職事行屬部震實與從私竊訪之父老皆曰吾令君始來之一年據鼓抵几搢版磨丹凡事之髖髀器之苦窳禾之蠹蟣羊之敗羣豪里之子弟歳時不識爼豆既一一如槼矱乃慨然傷兹亭之將圯因其舊稍加撐柱以就塗塈有簿公者曳杖踵門而詫曰昔卞延之不受令長之裁

嘗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此耳今吾觀令君行古之道攻竽以瑟售文以武幸不見罵於官長擯斥於督郵而瘦馬一芻奴僕一食㚖間栩栩然用心獨奈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請因其亭以岸幘牓之葢不侈也震聞之而歎曰夫物之廢興固自有定雖造物者不能加意今茲亭之就圮而復新會令君岸幘其上又有賢佐吏為之贊助是可書也今令君法當滿秩將奪邑人之意以去後之登斯亭者嘗試矯首而望西有華

頂之流春可以灌南有玉溪之潭旱可以澤青珠白嶠下瞰乎東溟赤柱鴈蒼西矗乎桐栢攬形勢之吐呑想前人之遺策庶幾尋嘉木之傳以無忘角弓之詩也令君為魏貢盖平江人云

梁源蟠松亭記　　王藻

於古有挺特負材離羣獨立偃然而傲世者余得而聞矣今乃寤寐之莫能彷彿則於梁源之松知敬愛焉梁源於寧海為會山由邑右趨三里而近其奧或得遺斂

器者相傳蕭梁宣帝昔所避地山由以名也其峭然秀發為錦繡峯下為精廬寂唐武德嵗旁夾徑連抱者萬松此其一也於徑以達奥皆為勝覽而是松其尤焉去松數步為驛道鞭轂趨競日相挨摩有聞山之高而弗克窮者惟近則於松無不即焉既必充然以為極臻詭之觀問其得失適與余會令君桐廬方公始度其旁為亭提提桷榱左右以翼顧鄉先學皆宦游靡居也屬予記之辭弗獲得以名問焉則命松以蟠亭則松名也余

騴然曰此余夙焉求得乎松而未能者又奚為言夫曲

直木性也惟松則不以産植滋養之異莫不絶苯蓴參

青冥是顧以蟠取之然曲者折而不剉其直伏者踞焉

不奪其操低回尋仭兀硉未降雲披水滙倏亘畝陌扶

輿矯折纖末具態皆將遠舉横鶩乎無際畔也睎夫錚

焉競立闖焉相髙者不以末乎聞之古曰龍未之升為

蟠取形若義斯得蕉矣苟徒曰蜿蜒其資而不戾乎近

觀容與其材而適遠乎世用有勵志操者將夷而艾之

踣而拜之於亭何有哉惟斯邑三薄鴻寖西北紫翠萬馬相奔則山之原刜歷天台來者蓋至此則仰顧屹若遏不進伏為夷壤岡巒蒙茸繚如掩抱回溪沄沄萬折乃東蓋其勢宅而深氣雄而廓斯松是鍾而豈徒哉惟天之和惟地之英山川炳靈物盈其間各有得焉惟萃其美者則必抗焉自異而天地山川之相與無窮者其發越則未始既也使是松得獨當奇則余懼焉孰從是而得大觀者風雲月露不足尚也他時雷電晦冥有抱

滕諷吟踞坐而捫蝨相與問松斯亭者毋詰其所從來
姑以斯名余語訪焉將有異聞不可以不告也公名懋
烈字仲勲由學省擢高第綜理淵通賢令君也事無小
必勇以集大者將次第舉是亭非以夸也力其事者山
之僧法雨云

赤城集卷十一

赤城集卷十二

宋 林表民 編

## 霞起堂記

尤袤

雙巖堂踞兩崖之間獨得地勝其下面墻廣不尋丈擁蔽心目不快人意予因闢之墻之外糞壤所瀦乃塈乃夷得舊址焉撤廢亭於射圃移植其上榜曰凝思取孫興公賦所謂凝思幽巖者也亭之前有敗屋數椽東面

西上榱棟橈折隅奥庳仄乃改創為堂三楹南向與静鎮堂相植因名曰霞起谿雙巖而望静鎮直若引繩其外繞以回廊上連參雲以為風雨游覩之備爰植美竹以經緯之於是堂成而勝益奇前所未睹披豁呈露天若開而明地若廣而敞景物若增益而富晨烟夕霏萬化千變近峯遠嶺間見層出皆可不出簷廡而盡得之噫是亦足以廣心志蕩塵垢而非苟以為娱也惟此邦靈仙所宅昔號勝處自經大旱遂成陋邦而山川之秀

不異今昔或謂予當單乏之際顧為此不急之務然取材於舊課工於卒不市一木不役一民而使隘者敞室者通敝者新則亦何害於政哉第廢材不足以支久尚能十稔若其革而鼎之以俟後之君子始役於淳熙三年正月已未成於二月壬午

節愛堂記

尤袤

過靜鎮堂之左少南為方池並池而南墻壁障礙敗屋傾攲公厨以積醪醴問諸故老曰此昔之燕豫堂也池

舊有橋橫縱濟渡其東為草堂今皆燬撤後人因基築臺以望月其下挖池為小閣名曰清平臺庳且隘不快登覽人跡罕至亦漸頹圮予既徙臺於參雲亭之後榜曰匿峯以望北山平夷舊基更作堂曰樂山以望西山之秀而池光山色且蔽於閣而不得見也迺徙閣於池之南因燕豫堂之基別為堂曰節愛取節用愛人之義旁為挾廊而上與樂山堂通池之北石崖盤踞土壤所壅疏剔理脉發露呈顯如枕股膊如覆囷廩如黿鼉之

背負土而出西望連岡疊嶂間厠隱顯如擁鬟髻如展旌旆如風檣陣馬排闥而入其南則恰情二峯角立朋秀若偉丈夫冠劔而坐雙塔亭亭影揷天半於是仰山俯池遠樹近石環列先後若相拱揖煙消日出層樓飛閣浮虛跨空如展圖畫而望蓬萊之雲氣也夫昔人經始莫不相山川之冝度面勢之便其所建立如紀綱法度井井然悉有條理一定而不可易後人見其敝而不能復也遂出己意變更之易其東則西廢撤其左而右

病遂使昔之勝槩日就堙沒今予非能有所增創也大抵無改前規無廢後觀便覺天宇開明巖壑增秀林木水鳥皆有喜色而後知昔人之規模可因而不可變也爰刻諸石以識顛末尚告來者嗣葺焉始欲跨池為橋仍其舊池上有老梅惜不忍伐遂不復作

思愛庵記　陳耆卿

思愛庵在北山滕侯廟左十步台之人感懷侯德故立廟既廟復庵其旁者侯德無窮而感且懷之者輔不已

也侯以郡下末曹抗海内鉅寇事具守台録及文公記中世已傳故弗著間嘗論自古有寇未至而恐皆是也其上寇至不恐急則遁又其上寇至不恐急不遁繼以死豈不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生侯生而一城之老穉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孳育婆娑嬉遊以織以耕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腹卧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顧見其家人如侯在廼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陽武夫人庵居侯廟食官斥廢田

半頃俾仲宜主祠事仲宜死子昍主之田歲凶庵且曰
圯泣曰若是則非台人之所以命我也會秋中熟乃以
田之入供脩費先廟後庵訖功徵記於予予惟侯天與
血誠視戡難解險如飲食功成而孫賞濃薄不計庵與
廟有無足道哉台人念忠昍知孝故眷眷於庵與廟得
不廢雖然庵與廟台人責也而迺以累昍昍蔬水僅僅
給又齧之於匠石將奈何愛根則護枝繼自今庵與廟
圯當修田不足當附益予以田之逸而後責以庵與廟

之勞庵當益不廢侯死不可作使侯世世主侯祠不絶即所謂感懐侯德不已者也予記曩年陪廟祭尊篚横陳簫鼓撼木末祭罷胙飲庵中而嘗恨庵小不足容也今既新是庵春猿秋鶴喜動顔色大夫士將雲闐霧塞釀酒張肉以來歌侯之德之賜夫必念其為台人之責而毋以累昄其殆庶幾乎

## 重建青青堂記

吴子良

趙君幾道既新録事廳之西軒更名與清顧其前青青

堂舊環以竹竹廢堂寢毁清趣安在於是併新堂重植竹語余曰堂以竹名而吾典獄事𡚁色籠烟靄詎能滌簿書之垢氛雅韻含宫商詎能掩呌號之慘戚雖獨清於竹亦難清於獄為民司命欲厭煩劇專幽閒得哉雖然神勞斯昏力疲斯惰少舒吾神少休吾力昏可醒惰可彊斯堂斯竹獨無助乎而况夫衛武公之詩白樂天之記吾左右揭而朝夕觀焉非特吾助又吾師也嗟乎世稱王子猷嗜竹以之㦤郡嚻寄幽賞止耳亦嘗聞君

之言乎夫澄心所以應事乃欲無事以為髙而置心於事之表觀物所以㑹理乃徒翫物以為適而尊理於物之上是皆當時風味子猷未能免也今君先堂之陋以竹代葩卉吏退凈几焚香環古書金石刻悠然孤詠語懸明水閒弄絲桐送飛鴻雲外其孰能溷君而言乃爾益澄事之源觀理之寓竹匪獨清而獄匪難清矣然則其剖判明其轉旋敏其磨鍊熟未足盡君而君當有賢於此者庶幾異日君子既去居是堂者對竹如對君哉

與清堂記　　　陳塤

台州録事廳右偏舊有挹翠堂與青青堂對牖破楹欹不任風雨趙君汝回以東嘉奇勝士作郡綱紀政用詩書十里欣頫退公怡暇念無以寄幽遐養性情乃度乃營葺而新之更曰與清疎寏短墻豁四目延朝爽向之欝壅湫陋者皆澡沐精煥為吟都理窟矣國人朋友咸宜焉會予從鴈蕩來榻於堂隅以分此清時夜欲參半壺觴方裀客訊主人以與清之旨主人曰心與瀑泉清

權文公送崔録事語也容曰美哉然觀宇宙間春秋冬
夏陰陽慘舒之運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形視聽言動
日用變化之神非天下至清孰能與於此今吾與子譚
於斯息於斯琴且詠於斯笑語涵秋風月在襟梅竹交
陰西山入櫺而愉然而寂然人歟我歟内歟外歟依於
事物果欲求吾與也儻毋汩爾初克鏡厥靈殆將皜皜
融融八荒洞明吾且不知孰為清又烏知孰吾與乎主
人曰旨哉取琴而歌作與清操

## 州學沂詠堂記

包恢

台為郡負龍顧山起伏逶迤形猶龍也東有湖橫縮平廣與白龍潭相表裏其龍之所遊乎湖中皆蓮萬幅如錦紅綠成章光影煥爛香氣不斷隨風四達方三伏中忘其有暑赤城景物之尤處也於遊於觀延以亭榭濟以舟梁燕以綠醑引以流觴當其盛時衆美畢張蓋湖本隸於郡而景物則與郡人共之其來久矣今郡侯寺丞趙公來已踰年獨勤勞郡政無遑曰此太守燕遊之

所未嘗暫有車馬馳驅之迹徒一日因謁客便而過之四顧而嘆曰以景物與郡人共之此不可改湖隷於郡獨不可改所隷乎允為澤湖者麗澤允也朋友講習之象且有蓮可采與采芹藻者同方盍以隷之泮宮乎慨念泮宮重建於淳熙壬寅今再見淳祐之壬寅矣久必壞壞必修而泮田有限洊以水旱庖廩且不繼修之費奚所資昔魯之修者僖公能也今吾非僖公宜不能亦寧不為之動心乎顧如湖蓮者自根而華自華而實華

可愛根實可食歲售之豈無微利可補郡用郡用雖方窘不給而泮宮壞不修尤為師者之責故湖入郡寧入泮以為修宮費湖利有常入則泮宮可常修而學業可常久所謂麗澤講習之說殆將無時而窮湖之利有關泮之義大矣今使郡博士主之而擇士之賢者相與經紀之此侯之盛心也泮士德之思欲希唐人郎官湖之遺意以傳不朽乃因湖心舊堂先修而新之易名曰沂詠非獨寓所以歌詠郡侯之德而抑覬以遠追曾點之

風學正學録直學率多士詣予請記其説以予忝郡丞
又與侯寓居同里素知侯心者不容以不文辭乃為發
侯之心以復之曰觀水有術於湖何觀水不測蛟龍生
淵淵浩浩其淵如天湖之深廣如之誠之至者當之茍
學有淵源不舍不已而不息之誠至矣曰湖云乎哉其
下而藕生汚泥中疑脆弱易汚染者乃反中虛外淨而
色純白具操同氷雪若峻潔士處汚世不易者上而花
發烈日中疑嬌淫易凌奪者乃反氣清容正而色純固

其豔敵炎火若剛烈士遇威武不屈者其特立獨行曰藕花云乎哉物皆備我非反身而求決不可將修泮宮其宮何若宮墻數仞誰真見宗廟百官之美且富者因修泮而師益明修道之教弟子益勵修身之學以求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或者可至夫子之宮若徒曰凡湖必有龍而善變化蓮亦有紛華榮耀之態吾惟欲由泮宮以變化榮耀其身則亦卑矣況堂以沂詠名則志不在是而沂詠之實又非訓詁議論之學所能與知者

曾點知之不則雖如三子各欲以所長自見猶非夫子之所與觀蓮湖上秉風堂中要必有妙契於此如先儒吟弄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者泮士從事於學久郡博士楊君點又其傳自成公吕氏甚習今其師友間必講之熟而行之著此侯所望於學者之心也侯為台光前䏑後而加惠泮宫尤厚如房廊收税有蠲放侯自補之契錢分撥屬版曹侯申行之塗田已給僧或妄據侯盡舉頃畆以歸之凡養士之需與今捐湖修泮之事皆例

為永久之利是真可屢書不一者予也姑為述其本末大槩庶幾後來者有考知相繼維持俾勿壞云侯名與杰寓居盱江之南豐

## 靜治堂記

樓鑰

丁君大榮宰天台以書來言闢縣治之左為靜治堂請書其扁且求記焉君視予為父行為書其扁且兔之曰侯君政有靜治之實當為記之踰年政成而邑人誦之者衆蓋邑當往來孔道夫力之須最為擾民農人失業

幾不聊生君首欲罷去人以為難能而持之益堅力請於郡卒罷之民已安堵大率御吏以嚴撫民以寛催科不事追擾使人樂輸禁戢彊狡以絶鬬爭尤敏於聽訟前此投牒至以千計今則十損七八矣變劇邑為簡政以其餘力為邑人深長之思作助濟倉儲粟三千五百斛以待饑歲以平糴價又作續倉食歲收百斛率三歳則以助士子之與計偕赴廷對及游上庠者於是上下説和坐以無事真可以靜治矣予嘗倅赤城知天台之

難治日不暇給而君能如此乃為之記使邑人刻之且益勉其善始以終焉君實今司農少卿公之次子少卿以才選表兼領行都彈壓之寄君盛年試治行卓然能世其家遠業未可量也

雙清堂記　　王銍

錢塘錢厚之字德載罷邑暨陽築室天台山大隱峰下芟刈蓬蒿列植松檜室宇華緻宜冬而協夏凡前日造化所秘一朝自我而得遇興超然景與意會取杜少陵

詩心跡雙清之句以名其堂畫圖携以相示乞文記其

成僕甞遊走四方考驗風聲氣俗以閱天下之理凡名

山大川非綿亘數百里不能遂盡者磅礴委蛇以舒發

天地之勝氣也自渡浙江觀會稽羣山與天台相連屬

如翼張角立其隱秀涵媚峰巒森列髙與天隣謂之四

萬八千丈特其畧耳地據數州下際滄海與蓬萊瀛洲

方壺圓嶠俱謂之海上僊山而天台特其在人間者匪

特雄冠東南而已自會稽而南所見猶未也接剡縣千

巖萬壑經沃洲過金庭然後歷天姥之岑以窺赤城華頂嶆崒雄張千呈萬露愈邃而愈無盡其烟雲吐吞光景變滅俯搖滄溟勢接混茫湧日澄月金波萬里海天雲霽瑤臺銀闕具晦明風雨晨夕萬狀與夫晴嵐暝翠浮動出沒隱見於汗漫空無之際者盡非世境嘗見也宜乎異人神藥世多遇者僊聖應真飛騰示現變化往來近在耳目與天宮化城無異也今德載卜築占天台勝處或遠或近以環吾居者桐栢遺祠王子晉賓天列

僊曹之所也華頂天闕則上帝以賜司馬子微也招手之巖與五道場則智者之所立教也赤城霞標則孫興公所賦也神錢飛升葛玄所羽化也寒巖國清至人嘗寓跡也石橋方廣大士所隱也世傳劉晨阮肇飛昇度世僊去不歸洞口猶在政與是堂相峙凡聖賢應世與天壤瓌奇詭異之跡可喜可愕者不下几席一指顧盡得之非天下偉觀乎葢是心既靜則外景靡非至樂况山川之足娱心乎昔人謂山水有清輝及有清音者信

乎其能移人意也雖然古之君子未嘗必仕尤未嘗必隱也達則在朝潛則在野我何容心乎因其所寓而已彼採藥名山全家深隱遊五嶽終身不反者猶有所偏也非聖賢常道也自兵燼以來四方遊士山棲水宿不常厥居者亦衆矣德載捨衆人必爭擇義而動得天下佳山水地以供吾之樂不以跡混其心不以外忘其內有軼於心跡雙清之語矣是皆可以書云德載鄧國忠懿王之孫世載令德為搢紳歆豔其問學鴻博行義

矜修而政事殭明所臨有聲百廢俱起猶發硎之刀衡斗之斂正芒寒色鋒鍔不可少犯有所施設必為後法將見羽儀天朝進而顯用矣乃以山林鐘鼎隱顯一致非取彼貴之理極德載髙致僕言不欺故記之德載以為知言故刻之

安洲驛記　　樓鑰

淳熙五年予自敕局出倅丹丘明年以檄之柯山始經由僊居往來皆宿於栝蒼洞天在縣境也是時稱過使

客之具甚備雖以别駕之故然棟宇整肅内外如一距今纔二十許年里人林君岳為縣一日安洲驛成求記問之即栝蒼驛也且言中間驛嘗隤廢既不暇葺併以故基斥賣於民物之廢興誠有之顧邑雖小何至於是其直又不過十萬錢始至即聞之怏然以為不滿特未遑爾視事以來檢柅姦弊疏别利源量入為出寢以就緒未始加賦而償預借之逋四千五百餘緡於是首建社壝修邑庠建樞密直學士古靈陳先生祠堂復以舊

直取驛基而為營繕之計邑士林宊公心而有幹才一以委之吏不得與以嘉泰二年二月巳亥先為臺門以及廳宇兩廡正堂以次俱辦凡為屋三十楹足為大賔客憩節之地經理其下必欲罷用庖湢井井一新使來者如歸焉不敢以一毫煩民也余曰是可書也已君實紹興吏部侍郎之曾孫而君之父方以才業為時用董餉湖廣以振職遷司農少卿進用未艾也君嘗再薦於漕臺吏選試邑能聲已如此謂非家傳可乎縣有蒼嶺

甚峻由此以過縉雲客之去者先得安意樂處於此以陜險來者脫險阻而息肩焉受賜者寧有窮乎安洲亦境之近山有高僧覯頂尊者古迹栝蒼既為鄰郡之名故更以安洲名之云

陳氏本價莊記　杜範

余自少聞同邑里陳君尚誼樂施忘已為人築河隄梵江滸凋年食餓方春掩骼皆為人所難者而本價莊之立為尤偉蓋吾邑土廣人稠厥田惟斥鹵歲入鮮少積

粟者且數減之他境豐年猶靳自給比少不登輒以艱
食告君名田甲於縣惻然曰古人言千斛在市市價自
平吾今度吾餘已足若但規商賈之利而坐視人殍死
可乎乃會其家所入除供公上給賓祭外贏斛幾萬計
當粒米狼戾則謹窖藏絕商販一遇艱糴則傾囷以升
斗糶率減市直之半環邑數千家日仰給焉於是凡廩
之閉者發價之昂者抑人不病饑矣歌於道祠於社總
總也君亟殁分界二子龜齡壽齡田各十頃為衣食費

餘悉以備本價之需索筆書千餘言以古道訓敕子姓至此一事則丁寧再三俾世守之噫若君於吾邑可謂有任恤之恩矣竈齡亦善承先志方將築囷倉厚儲粟圖所以廣厥考之成規邑人豢賴未已也既乃請於予曰先君有治命竈齡不肖朝夕奉以周旋罔敢墜失顧恐後之人不知是莊成立之艱而求以自便其私則竈齡異日將無以見先君於地下先生知吾先君者願識其事於石吾且刊先君遺訓於石之陰庸詔諸子若孫

毋敢怠豈惟黿齡一家之幸邑人之願也嗟夫吾每見
世之為富者銖較錙取厚自封殖視他人之饑若秦越
之相視漠然不以怵諸心非不為後人計也已而癡子
騃孫從耳目之欲侈用無節向之所積蕩如燎毛莫敢
憐之者何哉富者怨之府而欲專之其禍宜至是今君
家厚施而不求報又曲思為垂遠之謀為善者有後吾
見君之子孫蕃衍盛大而是莊可以久存矣又奚假余
言為重雖然子而欲徵余言豈徒為爾子孫勸哉近而

鄉鄰遠而郡邑必有聞風而儆儆者則君之流澤無窮而余之言庶有助焉耳故不敢以陋於文為解君名容字益之龜齡字與智勤學尚賢或者其昌陳氏乎初君歲出緡錢千收粟於秋而以本價發糶於春遂以名其莊今模畫雖非疇昔而名尚仍其舊焉

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趙蕃

上蔡謝敷經子暢乾道癸巳為信州來豐尉叅議公就養焉予時寓居縣之祖印寺以予之祖母乃崇福晁公

之女子暢之伯祖母乃景迂晁公之女講通家之好進拜叅議公於堂退從子暢遊相好也淳熙甲午方有鄣鄆也鄣也猶未生叅議公與子暢先後即世後四十八年鄣壻於衢之章戴陳氏過予於章泉又四年鄆赴臨江教授亦來過予講舊好也子暢爲趙忠定公所知忠定在政路時以其貧姑畀祠帖未及進用忠定旣南遷以没子暢亦泊然無復仕宦意猶以素貧口衆不忍離異始則取諸平江之田以給之以子暢娶葛房資在焉

粗可足食又慮非可經久乃得斥鹵於棄地之餘築堤捍潮建斗門洩雨潦以為田疇又買官山於田之東以葬族之無歸者其費幾五千緡皆罄竭所齎又鬻平江之田以充之而田屢遭風潮衝突勞憂甚矣未幾病沒鄆也鄣也雖在稚齒懔懔乎先志之廢稍長更事悉力經營乃復其舊書來謂吾父勤苦終身以為茲舉雖自為記猶未盡以予與子暢同生於紹興癸亥而尚存且親好又甚篤屬予記之吁凡今之衣食於此田者不可

以為當得而易之當念其昔者經始之難與今日扶持之尤難苟以為當得而易之則昔日經始之難與今日扶持之尤難之美意悉滅矣使世無鬼神則已儻有之其能終相我而享之乎此予諄諄以為當得而易之者之戒且俾今日扶持之尤難者不敢怠其力

赤城集卷十二